

# 做一個快樂的好實驗

文：髻毛妃

攝影：阮漢威

牛棚這個地方，是實驗劇場的好地方——坦蕩蕩的空間、自由掛的燈架、隨意放的觀眾席——是一個講求整全戲劇表演的戲劇人最理想的實驗場地之一。可是，甚麼是實驗劇場呢？觀賞實驗劇場的作品，跟觀賞其他業餘或專業演出有甚麼分別？何謂「好」的實驗劇場作品？

## 是看實驗？還是看作品？

實驗劇場的演出，很多時候都有一種讓人看後感感然之感，那感覺大概就是界定不了剛看完的，算是一個完整的作品，還是只是實驗階段中其中一個較成熟的成果，而非最終的結論。

中學時代的我修讀理科，物理科老師常常告誡我們：「實驗是講求過程，不是結果。你們要證明的理論都已經有人證明了，所以你們就欠缺了一種冒險精神，一味只是為了報告好看而強行把結果做成與理論一樣，但做實驗的目的，為的就是去親自驗證這些理論是否可行，如果達不到想像中的結果，真正的學習應該是思考為甚麼會不吻合呢？哪兒出錯了呢？下次可以怎樣改善呢？甚至質疑理論本身是否有漏洞或不完善的地方。」我雖不是甚麼一流好學生，但凡與傳統教學相違背的教誨我都聽得特別清楚，因此我總是老實地把錯誤的數據紀錄，仔細報告可能性及想法，連老師也說：「你真的很誠實耶！」可是，報告上，他



還是會因為我的錯誤而打一個較低的分數。

如今，坐在觀眾席上欣賞實驗作品時，我也不時提醒自己，實驗，就是為了去冒一個險，也許大部份時候會碰壁，可是過程中如有所發掘，也將是驚为天人的。二十一世紀了，人類還有甚麼沒有做過？在戲劇的範疇內，能實驗的與不能實驗的、能現實的與不能現實的、能說的與不能說的……我們還有甚麼沒有看過嗎？裸體？粗口？非線性的故事敘述？平行演述？第三者與說書人的互換交錯？時光倒流再倒流又翻騰三周半？空間與時空的錯摸？

這一切，我們都看過了，但是，不代表不能做。

問題是：我們期望實驗的，是實驗一個新的戲劇主題，還是實驗一個新的演繹方法。

我想《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》想實驗的，是如何在同一個作品中探討最多的議題吧。也許不是刻意，而是在過程中不斷地開枝散葉，因為非線性及平行發展的路向，就更容易產生這種「多視窗症候群」。是的，我歸究於科技與電腦生活控制交流及溝通意識形態這個文化現象上，因為MSN與facebook，我們同時間可以與多過一個人討論多於一件事，並且可以選擇以片段形式，分散回答、答非所問與及無疾而終。我們這一代，逐漸相信溝通雖然是雙向的，但只要我說了我要說的，無論你回應與否、即時還是相隔半年後才回應跟進，只要你打開過那個視窗，閱讀過那段文字，我就已經跟你溝通了。那麼，同一個舞台上，平行地展示多個議題，講述幻想式小說與及分享個人親身經歷，輕輕帶過的時代變遷，這樣亂中有序的「多視窗」溝通模式是否可行呢？這也許不一定有一個確定的答案，但肯定的是，演出的隊伍做到了他們的實驗，並驕傲地呈現這個屬於他們的世界，屬於他們的成品，那麼，在享受過程這一點上，就已經做足一百分了。

當然，作為觀眾或許有很多問題，但是在創作的實驗裡，創作人本身想問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，找到了核心，就窮一生精力鑽研，所以，也許每一個作品基本上都是一個藝術家生命中的work-in-progress，未死還是未能總結何謂一個整全作品吧？！

### 甚麼算好？甚麼算不好？

就如我那個自相矛盾的老師一樣，因為報告的不完善，某些分數還是會被打掉，在劇場裡看戲，因著個人習性、口味、藝術造詣、技術配合等，觀眾還是會在明白實驗背後，自行剔走某些分數吧！那麼，甚麼樣的實驗作品才算好？又有甚麼真的算不好？

《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》是一個好的實驗，這是很清楚的，因為熱血於實驗、勇於探險的作品就是好的實驗了。可是觀眾一般都會依據已知的理論來對照實驗的成果，那麼，我們也算是有點「要求」或「期望」了，先不論這種想法是否恰當，劇場本身終究還是在實驗建立一種表演者與觀眾的藝術溝通渠道，因此，也不得不從這個角度論述一番。作為一個劇場作品，要清晰表達其含意，不管是面層的還是底層的，通過對白還是舞台技術、意象、意境或象徵，首要是觀眾看得明白，或說，有迹可尋地看得明白，即每一個發射點（或對話視窗）都得有一個提示、關鍵字或tag，讓觀眾知道那場對話在引領我們走向那個思考地域，至於觀眾是否進入狀態則不是創作者所能控制的，惟有就靠藝術與美學的層面作招徠與引導。

舉例來說，《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》的燈光設計就極具實驗意味，大部份的時間不是選用白光的光管，就是處於極暗的狀態，那種燈光不一定讓你看得清，而只是僅可照明的實驗，算得上是一種大膽的反叛，也是一種有態度的嘗試，因為即使暗黑，還是看得見設計師的用心；然而，就燈光本身在劇場創造美學效果外，其一個很重要的功能還得考慮——讓人看見。等一下，這不是「阿媽是女人」的顯而易見，這是我們往往過份投入創作而忽略的重點。那麼，劇情需要我們面目模糊又如何？要探索的就是那種看不見的狀態又如何？我只能說，平衡，也許就是實驗劇場裡最難達致的境地吧？

甚麼算好？甚麼算不好？一套準則去看戲劇作品又算不算好？純粹從技巧理論去看一個作品又好不好？說



到底，能夠感動人心的，應該就是好了。劇本加入演員真人本事，以很生活化的手法向觀眾娓娓道來身世與身份，是一種手法，但是否一定感動？現實中，如果我認識這位女演員，也許我會有一點感受吧，但感受與感動還是不一樣的；如果不認識她呢？大概也沒壞吧，可是我會問，為甚麼我要在劇場裡聽你說這些？在劇場這個環境，一切都變得很不一樣，而這種不一樣是應該的，因為這個藝術形式本身要求的，就是一種距離感，一種與現實割開的抽離，讓觀眾能處於另一個現實的狀態去感受和感應，因此，即使以自傳小品形式的戲劇作品，也不會只是平平無奇地述說，而是利用了很多戲劇的手法去處理和消化，像陳雨云和譚尾卿的《牛頭角·兩條女》、潘詩韻的《別》、彭秀慧的《29+1》等，均是以個人故事或經歷出發，而發展成一個作品，那當中的實驗所牽涉的，正正就是如何讓個人故事透過藝術轉化後而感動人，從而引發更多關於自我與生命的思考及實驗。《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》也許嘗試利用平行的敘述來關聯虛構小說世界和演員的真實故事，但是記號及提示太少，旁枝及岔岔太多，在暗沉之中觀眾也未能集中精神對焦反思，這實在是有一點可惜的。然而，實驗的美好，就是因為決意走向未知，所以這種真實與生澀反而可愛。

我以為這個世代做實驗劇場實在是有夠難的，唯一能做得好的，就是啥都不管，只是勇字當頭，熱血誠實地展示，然後謙虛熱切地討論交流，繼而再次把各種化學作用都試一遍——反正實驗嘛，除了說是實驗一個手法、一個議題，最終，也是讓創作人實驗出一個風格及符號。

活著，就是走向未知，實踐心中的理想，那麼，讓我們每天都來做快樂的好實驗。

### 超連結牛棚實驗劇場節

2009年6月19日 - 7月26日

《我們是快樂的好兒童》2009年7月19日8pm@牛棚藝術村前進劇場